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牛郎織女傳 第六回 大分家僅得一牛 小便宜馬氏歡心

話說金郎睡到天明，仍牽一牛直往山中去了。家中惡嫂馬氏果然應牛之言，暗中買了砒霜放和麵內，另作毒金郎之用。到了晌午時分，金郎回家吃飯，走至廚房，馬氏指著一碗麵，令其取吃。金郎一見是麵，心中注意，曾記夜間牛告之言果然不錯。雖端在手內，不敢吞吃。馬氏見其持而不食，即上前打一下。誰知打也不妨，麵碗打落在地，立時化火一陣閃光，嚇的金郎面如土色，又怕馬氏打他，即忙飛逃去了。逃到山上，那牛還在山上吃草，金郎跑至牛面前，哭道：「牛呀，牛呀，你昨夜所說之言果有此事，幸你預先告知於我，不然你我生死各別！」那牛聞言，點頭答道：「今日發生此事，你兄不在家中，你固不能回家。到明日午時，你兄准到家中，那時回家去面告，你家兄長自有道理。」那牛言訖，也不再言，吃草去了。

金郎即依牛言，餓了一天一夜。到了次日至午方回，守門老僕連忙告訴道：「小少爺回來了！你兄已經回府，並查問你的消息，老奴已將始末根由稟知大少爺。大少爺此時在後廳怒罵你嫂，你可乘此進去。」金郎一聽，依言進見兄長。行禮已畢，站立一旁。

馬氏一見金郎回來，肉眼烏珠，恨不能生食其肉，金成即令其先吃午飯，席上問其情由。不一時飯畢，又指馬氏罵道：「你這狼心潑婦，豈作昧心之事，我也勸勉多次，不但心不改良，而且更加利害，足見自古有云：『最毒潑婦心』！我亦別無他法，只得請母舅到來，分析家產，免至損害吾弟。我亦不能忘卻父親遺命，又免外人傳聞笑柄。弟雖年幼，可著老家人伴他過度，使你這潑婦無從下手！」馬氏聞得此言，竭力反對，並不贊成。金成怒髮衝冠，立身衝上前去，揪住馬氏頭髮，捺倒地下，毆打一頓，打得馬氏號啕痛哭。幸而眾家人上前勸解，將金成挪坐椅上，又各人慰勸了幾句，始得安息。

金成走入書房，親筆寫了請柬，命家人去請母舅安雲生來府，分派家產。老僕領命，拿著一張請帖，跑到安雲生家中。安雲生接著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母舅大人尊鑒：久未叩詢，孺慕奚如。茲因家門不幸，父母相繼辭世，聊有家產，難釋內顧之憂，每出經營，多為外務之迫。惟有幼弟在家，屢遭惡嫂虐待。今憶不負家父遺命，好生看待起見。是以帖請大人移玉下盼，以替甥等分派家產為荷。特詢金安！

安雲生看罷，想道：「妹丈死後，遺留幼子，既遭家嫂凌虐，只有分居最妙。所幸大甥尚有愛弟之心，這也難得。」想罷，即穿了衣服，隨同老僕來到牛金成家中。牛金成迎入大廳之上，酒席款待。吃畢，家人送上茶來，吃茶之間，安雲生道：「賢甥早晨有書相邀，閱之不勝詫異。爾父去世之時，只生存你們兄弟二人，家產巨富，須要兄友弟恭，夫唱婦和，方可慰爾父母九泉之念。如何欲分析家庭起來？」牛金成道：「娘舅有所不知，兄友弟恭，甥非不知。惟不剋夫唱婦隨，又時常凌虐幼弟，本不忍出，甥深恐幼弟遭悍婦之毒手。」安雲生又責馬氏道：「甥媳如此生性，卻於道理上大有非分！小叔在家，亦應好生看待，打罵於他，可算惡極。何可令他同牛伴宿？世界上那有這等狼心狗肺的人！賢甥決意與弟分居，亦是幼弟顧全之一策。我今到來，只好實行此事。」說罷，即叫金成取過紙筆，金成遂命家人，將文房器具取來桌上，磨濃墨汁，打開家產賬簿，安雲生即帶上了眼鏡，細看一遍，即執筆揮寫道：

立分產書人牛金成、郎兄弟二人，今因家門不幸，父母相繼去世，外務繁紛，內顧多憂，生存兄弟二人，雖然兄友弟恭，不能夫唱婦和，於是分析各居，以免發生意外之事。謹請母舅大人證為分派公正，省得掙多擦少，尚望保守家產，再興門庭，以慰雙親昔日之希望，兄弟各執一紙，永遠存照。

牛金成、郎同立

馬氏坐在一旁心不甘服，恨不克獨吞家產，逐出金郎，無如母舅公正分析，那聽馬氏唆弄？當下即命金成、金郎二人簽押。金成隨即簽了，金郎上前說道：「兄長雖然簽了，我不聽尊命！」說著一溜煙跑上山去了。金郎不肯簽字，在閱書諸君不知是何意見，因金郎有什麼事情，定要同牛暗中商量，凡事聽信牛言，照依而行。金郎到了山中，那牛已知因事而來，早早搖頭擺尾，向著金郎道：「你此時到來，莫非有事相商麼？」金郎道：「正是有事相問，因兄和我分產，娘舅已寫好分帖，命我簽押，我在疑慮之間，故來詢問於你，你想此事如何解決？」那牛道：「我看家產，你亦不必貪圖。人生貧富本由天定，何必學那愚夫之心念？你可此刻回去，對你母舅聲明：家產全歸兄長執受，只領耕牛一口，朝夕作伴，餘只衣食而已，堅持二句可也。」金郎道：「我亦赤手空身，家產絲毫不受，刻下不妨，將來有賴何？」那牛跳足道：「我雖畜類，言不虛傳，以後自有道理。」金郎見牛如此回答，也不再言，連忙下山跑到家中。

安雲生尚坐立廳上與金成談論，一見金郎到來，便欣然仍令簽押。金郎上前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多承母舅恩待，甥本不該違命！無如年幼不能執掌家財，暫托兄長收執，我只領取耕牛一口，餘則絲毫無干。」雲生道：「子頂父業，理所當然，何能你兄一人承受？既是如此，不如不分。」金郎道：「請兄領受，我享衣食而已。耕牛我領，兄亦不得專權。」雲生、金成見其如此一定的主張，只好聽從其意，簽了字樣，進出安雲生。惟有馬氏心中快活，以為：「這小畜生自己倒運，將來一世看牛，早晚餓死。我這裡卻安安穩穩獨吞家產，好不快活！」正是：

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。

萬般不是毒，最毒婦人心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